

文学课、文人课与文化课

◎ 顾文豪

台湾学者龚鹏程的两部文学课讲义——《有文化的文学课》及《有知识的文学课》——在我看来或不妨说是他的《中国文学史》的外两篇。

所谓外两篇，当然没有轻忽唐突之意，只是说这两份讲录恰可用为《中国文学史》的某种补充，是其“文字、文学、文化”结构说的一份展开。二书序言中，龚先生多次强调“文学是人文活动之一端，它有具体的人文脉络，成于特定之社会文化中”，而自近世始，学科分化以致论学者或仅能就作者生平、篇幅流传时加考证，或单纯作章句文辞之赏析，太过集中于作品本身，轻忽作者与其时代，加以文史哲早已分家，则更不佻陋之讥。因此，纯文学研究虽于作品文学性多有阐扬，但矫枉过正，见木不见林，或沦为一种窄化内缩式的文学研究，无法照见文心之全体。

故此，出于将文学活动置于整体中国文化视域中加以考察的初衷，两本讲录并未注目在典故的释解、字词的揭晓、作家的介绍之类通常文学课所关注的内容，而是分别就文学与中国文化、文学与日常生活之关涉这两大方面恢拓延展，儒释道并四部经籍，书画曲并草木虫鱼，家国天下并岁时人文，彼此勾连，互为骨血，综

括复合地来谈论文学，好比是一场文学世界的汗漫游。

西方文学是否也可如此讲，我不确知，但至少这种讲法使我们回到了中国文学的本义。盖中国文化里的文从来非仅指文学，“文”之本义乃纹采之谓，后由鸟兽错杂之“文”推及天地山川之“文”，最终引申至人文社会领域，用指涵括文字、礼乐、典制等一整套富含人文意义的社会建构。文既如此，“文学”亦然。文学一词的本义乃册籍、学术之义，及至刘宋始，学科分化以致论学者或仅能就作者生平、篇幅流传时加考证，或单纯作章句文辞之赏析，太过集中于作品本身，轻忽作者与其时代，加以文史哲早已分家，则更不佻陋之讥。因此，纯文学研究虽于作品文学性多有阐扬，但矫枉过正，见木不见林，或沦为一种窄化内缩式的文学研究，无法照见文心之全体。

因此，龚先生的文学课非但不是庞杂无端，相反恰合中国文学的本义。我们由此知道屈原《天问》在究心天文星象之际，以天文变化发端兴起，借天象运行讲述宇宙人生哲理，下启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的《天论》、《表夏》之类，沾溉后世文学实多；古人地理风土之作，多录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诸事，增广闻见之外，亦如吕叔湘《笔记文选读》所言，“不独考索史事者资为宝藏，亦都市文学之滥觞也”；而古人出离本乡

四处漂泊的旅行生涯，又自《诗经》始流变为后世行旅文学以及闺怨文学，歇脚停宿的驿站客舍则生出古典文学中的驿站题壁诗，后世游历者日益滋繁，山水诗大兴，各类游记洋洋大观，更皆可从这一统绪中来加以把握。换言之，当我们不为近世纯文学观所囿，有意识地从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来考察中国文学，势必能对中国文学驳杂多方的特质多一层了解，由此放宽考察中国文学的视界。

而如果说龚先生的讲录以多样丰富的文化知识让我们体会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之本义，那么是书的另一大特点则可说是在文学课之余，也给我们上了一堂文人课。

前述中国社会有浓重的文学崇拜，则文人阶层可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阶层，是社会主流价值的代表者。按照龚先生在《中国文人阶层史论》里的说法，文人阶层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与此同时，“文学却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共有物，文人意识是社会上所有人的共同意识”，尤其宋元明清之际，社会风尚日趋文人化，喜庆贺词、哀挽挽联、戏文酒令、字画印章，无不充溢着文学化的趣味意识，合力营构出一个文学精神的共同体。

而这就提醒我们不独不能

全然套用近世纯文学观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学，甚至也不能断然以今日之作家身份来对比古时中国文人。讲录特设专章讲解饮茶、饮酒与中国文学、文学中的农事与食物、亭台楼阁与中国文人的居住理想、花草意识与词体的关系、书法与诗法、文学与音乐的亲密或疏离等主题，固是因这些都已讨论中国文学的重要话题，但若从文人角度加以观察，则上述内容恰体现出传统中国文人的知识结构与审美意识。饮茶喝酒、弈棋吟曲、蒔花弄草、书法绘画乃至博物志怪、谈禅说玄、流连平康之类，看似与文学无关，但传统文人的日常生活却每每赖此。若于此道一窍不通，则集部之内不少东西就未必明白，更亦无法了解中国文人之知识养成与品格情趣。故此，我说龚先生在文学课之外，也给我们上了一堂文人课。

在博闻多识、知情识趣的文学课、文人课的基础上，讲录亦不妨视作一堂灵动具体的文化思想课。如果说中国文学是中国人文历史多年培植的一朵粲然之花，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去考察中国文学，可深入触知这些花叶的纹理、色泽与形质，那么反之从枝叶的华美沿波讨源，也可能抵达历史文化的中心。

彩色鸟在哪里歌唱

◎ 李西闯

自从有了女儿李小坏之后，仿佛一切都变了。是的，女儿就像天使一样，来到了我的身边，使我有了一种责任。每当看着熟睡中的女儿，我的内心就会柔软，有种想流泪的冲动。

我爱我的女儿李小坏，就像天下所有慈爱的父母，爱着他们的儿女。

在汶川大地震时，我被埋在废墟里76个小时，是对女儿的爱，让我渡过了那场可怕的劫难。当我获救，回到上海，看到女儿时，我流下了泪水，在那被埋的76个小时里，我没有流过一滴泪。

我想，历经劫难，我更加知道珍惜，更加知道爱的力量。

我不能陪伴女儿永远，但是，我可以陪伴她长大成人。因此，命运对我是眷顾的，对李小坏也是眷顾的，对我们这个家也是眷顾的。

女儿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我心里，她十分珍贵，那是情感所致。我爱她，但是不会溺爱她，她是我的女儿，我有责任在她羽翼未丰时保护好她，让她有个快乐的童年。

转眼，小坏就8岁了，已经是二年级的小学生了。

我们有了语言的交流，每次她和我讲学校里的趣事，我都认真地倾听，她像一个朋友在给我讲她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忽略了父亲的身份，以一个挚友的身份和她相处，让她充分感觉到平等和自由，这也是一种爱的方式。

在她很小的时候，我就每天晚上给她讲一个故事。她很喜欢我给她讲故事，听完故事后，就安然入睡。她在故事里渐渐长大，故事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

她慢慢地学会了读书，开始是图画书，后来就是童话和儿童小说。她十分喜欢读书，书中的故事和有趣的事情给她打开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那些她喜爱的书滋润着她幼小的心灵。爱书的孩子是有福的，我希望她一直喜欢阅读。

喜欢阅读的孩子是那么可爱。我曾经也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

有一天，我对她说，你看看爸爸写的书怎么样。她知道我写了很多恐怖小说，就说，我才不要看您的恐怖书。我说，爸爸也有不恐怖的书。于是，她就看了我以前写的《普罗阿修和黑骏马》等作品。她惊讶地发现，我的书也很好看。她希望我多写点书给她看，我答应了她。

于是，就有了这本叫做《彩色鸟在哪里歌唱》的童书，书中我给她写了五封信和五个故事。写完后，我对女儿说：“小坏，我把它打印出来给你看，好吗？”她没有答应，说是要印成书后再看。她说印成书后看，才有意思，还说就当是她的生日礼物。

以后，我会每年给她写一本书，直到她长大成人。这也是爱的一种方式，我相信，她会接受，因为这比任何礼物要珍贵得多。

当然，这也是一本写给所有孩子的书，也是给所有孩子珍贵的礼物。

时代需要好八连精神 ——读纪实文学《永不褪色》

◎ 朱大建



情深亲如家人般的良好关系，与居委的30多位孤老“攀”亲，为孤老打扫卫生，擦洗玻璃，为孤老送来菜和肉，送来饺子，休息日陪老人聊天。30多位孤老为好八连写了一首《马灯调》歌词：“莫道无子苦黄连，解放前后两重天，老人感谢好儿女，南京路上好八连。茫茫江水向东流，亲人情谊记心头，嘘寒问暖到病榻，残身此外复何求。”孤老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让好八连吃住在饭店里，好八连谢绝了，住进了离工地一公里远的通信站仓库里。说到做到，好八连20天就清完淤泥，龙柏饭店周边环境从此焕然一新。

1990年南浦大桥进入主桥建设的关键时期，好八连来到工地上，指挥部要求八连用两天时间铺设两条各60米长的铁轨，好八连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南京路改造工程，上海博物馆建设工程，上海科技馆建设工程，洪水中的太浦河水利工程工地，哪里最艰苦，哪里就有着好八连的身影！

好八连任何时候都听党指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诚，勤奋，爱国，敬业，节俭，诚信，友善，奉献，各项优秀品德具备，让人感怀，让人敬佩。

今天，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新时期，好八连精神这样的红色文化，还能起到强大的激励作用吗？《永不褪色》用大量事实告诉读者，完全能，土生土长的红色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新书推荐

《在西方的注视下》(英)康拉德著，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波兰裔英国小说家康拉德被誉为英国现代八大作家之一，同时也是英国现代小说的先行者之一。此书是他所著的一部以沙俄社会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以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为背景，表现一个年轻人在时代洪流中遇到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

《头号罪犯》(英)约翰·勒卡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布鲁伊是曾经骄傲的布鲁伊银行世家的最后一任掌门人。随着这家位于德国汉堡的英国私人银行渐渐日薄西山，布鲁伊告老还乡的日子似乎临近了。然而，一个平常的周五傍晚，一个神秘女人的来电却将年已花甲的布鲁伊卷入了一场充满危险与激情的游戏——勒卡雷是英国间谍小说家，早年曾供职于英国情报部门，曾凭借小说《柏林谍影》一举成名。勒卡雷的作品因充满戏剧元素与张力，被多次翻拍成了影视剧。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颜歌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在《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作者描绘了一幅幅融合了日常与奇幻的川西小镇的市井生活场景，她所虚构的川西小镇“平乐镇”的故事，也是我们所有人关于社会剧烈变迁的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中国，一份亲密的、集体式的青春童年记忆。

责任编辑：杨晓晖 视觉设计：黄娟